

西域考古丛书

(一)

苏联中亚考古

弗鲁姆金 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一九八一

西域考古丛书

(一)

苏联中亚考古

弗鲁姆金 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一九八一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哈萨克

- 1.1 总说 (11)
- 1.2 石器时代 (12)
- 1.3 青铜时代及以后 (13)
 - 地区概述 中哈萨克 东哈萨克
 - 北哈萨克 西哈萨克 南哈萨克和东南哈萨克
- 1.4 岩画 (17)
- 1.5 结论 (17)

第二章 吉尔吉斯和费尔干

- 2.1 总说 (19)
- 2.2 历史概述 (19)
 - 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 塞克时期 乌孙
 - 匈奴 突厥
- 2.3 地区概述 (22)
 - 恒罗斯河流域 楚河流域 伊塞克湖 中部天山和察特卡尔
 - 南吉尔吉斯 费尔干
- 2.4 石刻 岩画 石人 (26)
- 2.5 结论 (27)

第三章 贵霜帝国史略

第四章 塔吉克

- 4.1 总说 (30)
- 4.2 石器时代 (31)
- 4.3 青铜时代及以后 (32)
 - 帕米尔 西南塔吉克: 瓦赫什和卡菲尔尼干河谷
 - 北塔吉克: 卡依拉克·库姆和伊斯法拉 ~~穆格山~~ 喷赤干
- 4.4 结论 (39)

第五章 乌兹别克(上)

花拉子模地区 乌浒河和药杀水三角洲

5.1 总说	(40)
5.2 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及以后	(42)
“原始”时期 “古代”时期—铁器时代开始 中古时期	
5.3 考古发掘地点简介	(44)
阿姆河左岸 阿姆河右岸 锡尔河三角洲	
5.4 结论	(50)

第六章 乌兹别克(下)

花拉子模以外地区

6.1 总说	(51)
6.2 石器时代	(51)
6.3 贵霜时期和后贵霜时期	(52)
苏尔汗河地区: 恒密 阿依尔坦姆 哈喇达坂	
哈尔察扬 巴拉雷克达坂 布哈拉绿洲和瓦拉赫沙	
萨马尔干地区: 阿弗拉西亚布 塔里—巴尔楚 比雅—乃蛮	
6.4 结论	(58)

第七章 土库曼

7.1 总说	(58)
7.2 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	(59)
7.3 帕提亚帝国	(63)
历史概述 考古概述	
科帕特山麓 马尔基安纳 角杯 印章和宝石 赤陶像	
7.4 结论	(68)

结束语	(69)
-----	------

参考书目	(71)
------	------

译后记	黄振华 (113)
-----	-----------

地 图 表

地图 1	苏联中亚总图
“ “ 2	石器时代主要遗址
“ “ 3	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
“ “ 4	中哈萨克青铜时代主要文化
“ “ 5	中哈萨克青铜时代
“ “ 6	吉尔吉斯和费尔干
“ “ 7	中部天山古墓和石人
“ “ 8	费尔干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 “ 9	贵霜帝国
“ “ 10	塔吉克
“ “ 11	大夏和河中地
“ “ 12	西塔吉克旧石器时代遗址
“ “ 13	东塔吉克新石器时代遗址
“ “ 14	阿姆河和锡尔河三角洲
“ “ 15	花拉子模灌溉系统
“ “ 16	札纳河和库湾河
“ “ 17	乌兹别克
“ “ 18	土库曼
“ “ 19	土库曼科帕特山

人 物 图 画 表

图 1	早期动物风格—青铜工具（出自博洛沃耶湖）
“ 2	金质斑鹿和金质圆牌上的狼（西伯利亚特藏）
“ 3	金制品（出自奇里克丁）
“ 4	内有青铜箭矢的木制箭筒（同上）
“ 5	岩画（出自固尔札巴什）
“ 6	岩画（出自特西克塔斯和卡龙古尔）
“ 7	绣花壁毯（出自诺颜乌拉）
“ 8	壁毯图案（出自诺颜乌拉）
“ 9	岩画（出自阿拉湾）
“ 10	岩画（出自赛马里塔什）
“ 11	菩萨头像（出自额斤纳达坂）
“ 12	菩萨泥像（同上）
“ 13	二人宴饮图（喷赤干壁画）
“ 14	哭丧图（同上）
“ 15	歌女图（同上）

图16	图15壁画底层旧壁画(同上)
◆ 17	湿婆型人物像(同上)
◆ 18	残壁画(1965年出自喷赤干)
◆ 19	祭水神浮雕
◆ 20	科依·克雷尔干·卡拉(空中摄影)
◆ 21	古代和现代花拉子模图案
◆ 22	尸棺(出自托克·卡拉)
◆ 23	尸棺上的星徽(同上)
◆ 24	尸棺上的送葬图(同上)
◆ 25	岩画(出自札拉乌特·萨依)
◆ 26	哈喇达坂柱头
◆ 27	巴拉雷克·达坂壁画
◆ 28	同上
◆ 29	衣着图案(出自巴拉雷克达坂)
◆ 30	瓦拉赫沙和(新疆)克孜勒发现的相似图案
◆ 31	尸龕浮雕(出自比雅·乃蛮)
◆ 32	女人像(出自纳玛兹加达坂)
◆ 33	泥像(出自哈喇大坂)
◆ 34	陶器及其图案(同上)
◆ 35	陶器(出自格奥克修尔)
◆ 36	二人宴饮图(出自木鹿)
◆ 37	打猎图(同上)
◆ 38	送葬图(同上)
◆ 39	刻图金石(出自尼萨)

图 版 表

图版 1	各种不同时期岩画(出自赛马里塔什)
◆ ◆ 2	最古岩画 牦牛耕种图(同上)
◆ ◆ 3	前塞克时期的岩画(同上)
◆ ◆ 4	祭祀舞(同上)
◆ ◆ 5	太阳——宇宙图(同上)
◆ ◆ 6	太阳徽记(同上)
◆ ◆ 7	米努辛斯克型岩画镜像(同上)
◆ ◆ 8	前塞克时期兽斗岩画(同上)
◆ ◆ 9	天山伊塞克湖石人(年代不详,可能属于早期)
◆ ◆ 10	七河地阿拉木图石人(手捧小鸟,罕见)
◆ ◆ 11	江布尔石人
◆ ◆ 12	七河地楚河石人(蒙古—铁木儿型,可能属于13—15世纪)

- 图版13 库赫纳—卡拉图（复制）
- “ “ 14 菩萨头像（出自额斤纳达坂）
- “ “ 15 佛涅槃像
- “ “ 16 图版15的佛手细部
- “ “ 17 贵霜时期陶俑（出自帕尔哈尔）
- “ “ 18 粟特文书（出自穆格山）
- “ “ 19 同上
- “ “ 20 粟特文书封泥（图版18用）
- “ “ 21 同上（图版19用）
- “ “ 22 印度型木偶（出自喷赤干，可能是舞女像）
- “ “ 23 木偶（出自喷赤干）
- “ “ 24 双马拉车木雕（印度、阿富汗人像型，出自喷赤干）
- “ “ 25 女神骑狮木雕（似萨珊时期银盘，出自喷赤干）
- “ “ 26 斗狮木雕（出自喷赤干）
- “ “ 27 祭水神浮雕（同上）
- “ “ 28 有祭水神浮雕的庙宇（复制品）
- “ “ 29 发掘前的科依·克雷尔干·卡拉（空中摄影）
- “ “ 30 正在发掘中的科依·克雷尔干·卡拉（空中摄影）
- “ “ 31 托普拉克—卡拉城堡（空中摄影）
- “ “ 32 同上
- “ “ 33 同上（壁画厅）
- “ “ 34 雅克—帕尔珊城堡
- “ “ 35a 陶质女神像（棒杯、酒器，出自科依·克雷尔干·卡拉）
- “ “ 35b 陶质乐师像（出自科依·克雷尔干·卡拉）
- “ “ 36a-b 女俑（未经烧制，出自托普拉克·卡拉）
- “ “ 37 石膏头像（斯基台型，出自托普拉克·卡拉）
- “ “ 38a-b 古花拉子模文羊皮书（出自托普拉克·卡拉）
- “ “ 39 木筒（出自托普拉克·卡拉）
- “ “ 40 有铭文尸棺（同上）
- “ “ 41 随葬陶器（出自达格斯干）
- “ “ 42 巨像手部（手指位置独具风格，出自哈喇达坂）
- “ “ 43 壁画人头（出自哈尔察扬）
- “ “ 44 雕塑人头（同上）
- “ “ 45-46 同上（男人头像，出自哈尔察扬）
- “ “ 47-50 萨马尔干迎娶图（阿弗拉西亚布壁画）
- “ “ 51 纳马兹加Ⅲ期陶器（出自哈喇大坂）
- “ “ 52 同上
- “ “ 53 格奥克修尔群葬墓地
- “ “ 54 格奥克修尔群葬墓地所出陶器和石制容器

- 图版55 格奥克修尔群葬墓地所出项链
- “ “ 56 阿尔金达坂出土泥俑（纳马兹加V期）
- “ “ 57 同上，附划痕
- “ “ 58 阿尔金达坂所出项链（纳马兹加V期）
- “ “ 59 阿尔金达坂所出石质容器
- “ “ 60 阿尔金达坂所出和纳马兹加达坂所出印章（纳马兹加V期）
- “ “ 61 角杯（出自尼萨）
- “ “ 62 尼萨角杯（杯口周边示奥林匹克女神）№.22
- “ “ 63 同上
- “ “ 64 同上
- “ “ 65 同上 №. 9
- “ “ 66 同上 №.30
- “ “ 67 同上（杯上周边示祭祀场面）№. 8

前 言

感谢伦敦中亚研究中心把我在《中亚评论》(Central Asian Review)发表的文章,送我编成这本书。本书的目的便是介绍苏联(特别是苏联中亚共和国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的考古学进展(见地图1:苏联中亚。哈萨克范围广大,本图所用比例则比后附哈萨克地图较小)。

跟苏联的习称相反,本书所指的中亚包括哈萨克和“中亚”(CA)。这个所谓“中亚”前称西突厥斯坦,是不包括哈萨克在内的统称。

我也感谢许多学者和学术团体,特别是苏联的学者和学术团体,他们给我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和最新情况、许多书刊和必要的图片。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那些曾经慷慨惠予帮助的同行人,但是我向他们保证,我是不胜铭感的。

我对于苏联意识形态的看法,以前发表的著作已有详细申明,兹此不赘。我的看法也曾受到苏联学者的批驳,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争执现在已经变得不那么难于解决了。比较一致的理解以及彼此了解对方的成就,正在日益增进^①。

尽管意识形态各有不同,西方学者显然有义务抛开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去冷静对待苏联同行的工作。西方学者一般都认为:即便苏联学者发掘的材料很不错,解释有时也是有缺点、有偏见的。在西方学者看来,那主要是由于苏联考古学同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交织在一起,以致影响作出科学的解释。

事情也许并不单是这样。而且最初发生那种特殊情况,也是已经过去的事。虽然如此,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毕竟无损于苏联的考古成就,何况西方那种“欧洲中心论”观点,也很难说是没有偏见的。许多怀疑苏联考古成就的人,都不懂俄语,当然不了解他们的成就,怀疑至少是有偏见的。事实上苏联学者的科学成就及其分析、解释和综合,往往可同西方所做的同样工作相比美。我们有理由相信,某些苏联学者不但可同他们的西方同行相匹敌,而且进入了世界优秀学者的行列。不过在考虑问题的重点方面,他们是有所不同的:西方许多学者研究历史和考古重视的是政治、艺术和年代学方面,可能轻视社会和经济方面,而对于后者,苏联学者是特别强调的。

毫无疑问,从1919年苏联建国开始,苏联考古就得到很大的推动。抹杀他们以革命干劲和狂热情绪取得的卓越成就,是既不公平又不明智的。那种依旧认为欧洲一切都好、一贯唯我独尊的幻象,现在是应当抛弃的时候了。至今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仍然保持着全

^①请见拙著《苏联亚洲考古》,载于1957/1958年《亚洲研究》(EA)第11期;《苏联中亚古代壁画》,载于1962年《东方丛刊》(BO)第19卷第3/4期;《苏联中亚考古》,载于《中亚评论》1962年第1期;1963年第1、3期;1965年第1、3期;1966年第1期;《苏联的考古学》,载于1963年《圆桌》(La Table Ronde)第185期;《从苏联中亚最新考古发现看佛教的传播》,载于1968年《东方丛刊》第25卷第3/4期;《苏联发现的贵霜时期遗物》(1968年);《关于贵霜时期苏联中亚历史考古和文化的国际会议》,载于1969年《东方丛刊》第26卷第1/2期。

部权威，他们的无神论经典，已被证明比那种树碑立传的个人迷信更耐久。

不出我们所料，带着教条主义热情的苏联考古学，现在已经超出了苏联国境。除了对邻国显然感兴趣以外，它还插手于某些边远国家。

苏联考古工作的扩张，不仅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是由于苏联社会结构本身。苏联大陆的全部权力，是由政府和党掌握的。没有土地私有制，没有考古私有权，也没有私人博物馆或私人特藏。任何出土文物卖给私人都是非法的。所有的教育机构、学术团体、报纸、电台和出版单位，都在国家掌握之中，仅由国家提供必要的基金。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考古学者（尽管待遇很好）拥有如此雄厚的财政技术后援。据说苏联的全部考古工作，都集中由考古研究所（前称物质文化史研究所）主管。考古发掘未经特许是官方禁止的（参阅1962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的《1919—1956年的考古探索》）。

苏联考古的特点之一，是进行全面综合考察。考察团由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碑铭学、古钱学、人种学、人类学、地质学、古动物学和古植物学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在这一方面，西方国家是非常羡慕的。大量公共事业的大幅度展开，诸如运河、铁器、灌溉工程、发电站和农垦等等，都给考古提供了大好良机，尤其是在建设工程与考古工作有必要事先规划的时候。往往不等一片土地被压路机压平或者被水淹没，他们就抢先进行考古发掘。

此外，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人民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也对考古工作大有裨益。许多古迹都是在集体农庄田野发现的。为使一般群众熟悉考古，并且引起对考古的兴趣，除科学技术报告以外，苏联还发表许多新闻报导和介绍，出版有价值的考古书刊——从最专门的书刊到最通俗的读物都有。其中最好的一种是《苏联考古学》。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书刊的出版还没有达到最高水平，特别是在几个中亚共和国。最近，他们在这方面也有改善，甚至图版也有所改进。尽管现在有些书刊印刷艺术和技术水平都很高，大部分出版物也还不能令人满意。

（苏联）有些书籍往往是几位作者合写的。这种集体著作具有全面妥善处理题材的优点，那可能是一个学者不能独力完成的，但也有时不无毛病：像是没有个性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产物^①。学者们（当然不仅西方学者）也许还发现，很难弄到必要的苏联考古材料，尤其是难于弄到苏联中亚共和国发表的材料；或者即便弄到手，那也由于语言障碍而不能利用。不过近几年来，在这方面也有改善。

本书叙述的苏联中亚地区，古代就是一座民族和文化的熔炉，就象一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贸易、宗教和各种文化潮流，顺着纵横交错的通路滚滚而来。这块地区也是许多游牧民族的活动舞台，例如斯基台、贵霜、匈奴、突厥、蒙古等等。此外，来自希腊、伊朗、印度和中国的影响，也在这里会集。

沙皇时代就在前称俄属突厥斯坦进行过有价值的考古发掘，这也是不能无视的。但是如前所述，新的强大推动来自苏维埃制度（尤其是在1930年以后）。尽管从里海沙漠到天山冰河这一广阔天地，进行考古异常困难，（苏联）中亚各共和国还是作了特殊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那流沙黄土构成的考古圣地，发现了几种古代文化，那些埋在沙土地下未经烧制的粘土器物，布满了许多考古层，上面积压着厚厚的顶层，真使考古学家煞费力气；许多地方竟有壮丽的壁画意外地呈现，还有雕刻品和文书。那些文书正在解读中。

^①伍利（Woolly L.）的名著《文明的开端》（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 1965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集体著作。

如前所述组织技术装备强大的综合考古队，这种办法被证明在边远干燥地区是很合适的。发现数以百计的古代遗址和古河床，以及标志着古代文明的灌溉系统，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大面积空中摄影（特别请参阅第五章：花拉子模和第七章：土库曼）。

有些苏联学者反对泛伊朗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西方理论，同时却往往贬低外来者的作用和外来的影响，而美化当地土著的文化，那或许是夸大和过份简单化。不过也很可能，苏联学者对中亚地区许多文化的估价是对的。所谓伊朗主义，特别是所谓“萨珊式”，往往就是西方学者掩盖自己对苏联中亚一无所知的遁辞。因此，西方学者应当好好感谢苏联考古学家，是他们克服非比寻常的困难，在中亚考古方面作出了实际贡献。

也许有人还会认为，东方的进步总是比不上西方的发达。世界历史的活动画面倒是提醒我们：西方先进而东方落后的时期是少而短、东方先进而西方落后的时期是多而长的。

固定不变的思想方法、思想框框，或者排他性的先入之见，对于科学研究都是有害的。不管伊宾·申纳（Ibn-Sina, Avicenna）这位中亚伟大学者属于哪个种族，也不管他在千多年前用何语言，让我们铭记他那流传于世的名言吧：“谁没有驴耳朵，驴子就当谁是异类”。

本书仅限于叙述苏联中亚石器时代到穆斯林时期以前的考古发现，自是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同别的许多地区有许多连系，那是不能忽略的。同样，本书采取逐一介绍苏联中亚各共和国考古情况的办法，也可能遭到严厉指责，因为这样割裂了一个庞大而又密切相关的题目。对某一地区所得材料进行初步研究，那种办法也许合适，但是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既然尼安德塔尔文化和类似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属于原始人类，而不属于某一土著文化，用那种办法研究遥远的古代便毫无意义；即使对于研究较晚的时代，那也可能不合用，因为考古地区和考古发掘，是不宜局限于现代疆界的；想把问题局限于现行国界的范围以内，都必将失败。

苏联中亚在各共和国科学院主持下，完成了很多考古工作，那些工作大都限于当前的政治界限之内。但是也有很多考古发掘，超出了地方边界。现行政治区划是跟古代文化区域不同的。例如乌浒河以北的大夏（即阿富汗以外的大夏）就包括塔吉克和乌兹别克各一部分，古代粟特的情况也是这样。可是古代大夏的恒密（Termes），已划归乌兹别克而不归塔吉克；靠近乌兹别克萨马尔干的名城喷赤干，却划归塔吉克；花拉子模则包括乌兹别克北部，在土库曼和哈萨克也有一小部分；费尔干的情况也有同样的尴尬。

本书采取分（共和）国介绍的办法，对于地区分散的专题，自不能提供清楚的说明（例如对于石器时代、青铜文化、斯基台、壁画等问题）；对于某些综合性专题，也不能保证合式（例如对于大夏、贵霜帝国、花拉子模等问题）。

地图2和3所示是苏联中亚（不包括哈萨克）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的分布。地图4则为青铜时代遗址总图。图上标出的大多数古迹，我们将在以下各章较为详细介绍。

对于苏联中亚发现的岩画和雕刻，苏联书刊似乎还没有象对其它出土物那样进行全面的科学分析。关于它们的年代和解释，往往是推测性的，有很多不确切之处。希望将来能有准确而又详尽的研究报告发表，希望所发表的不是现在这样限于局部地区的专论，而是对苏联境内发现岩画的广大地区进行全面科学的研究，并且希望能跟西方的发现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参阅弗尔莫佐夫1966年著作）。

苏联考古学者（当然还有本书作者）所探讨的这一领域颇为宽广，而且与此有关的许多

发现，正在迅速连成一片。因此在我看来，以公正不偏的批判态度进行全面介绍，比现在某些书刊那样大量翻译更有价值。同样，泛泛列举一般用途的参考书目，也是过时的办法；那对某些有特殊需要的读者，往往无补于事。在这门浩如烟海的知识领域，作者深知自己是学力不足的，不过愿尽力之所及，把苏联学者迄今取得的显著成就，以扼要的形式介绍出来。本书的叙述自不完全，因为许多问题只能略为一提，例如陶器、葬式、人类学和人种学，最后（当然还不止此）还有语言学问题等等。对于正确地分析各种文化及其相互关系，那些确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章 哈 萨 克

1.1 总 说

哈萨克地区从里海展延到中国，面积 2,766,000 平方公里，大约等于整个西欧（见地图 1）。虽然哈萨克大部是沙漠和草原，但是它的地形变化很大。靠近里海是低于海平面以下的平原，东南却是高达四千公尺以上的山岭。

在沙皇统治下，今日哈萨克乃是正式的“殖民地”——突厥斯坦的一部分。所谓突厥斯坦，是指并入俄国的整个中亚地区。但是在 1920 年，北哈萨克变成新的吉尔吉斯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一部分，南哈萨克变成新的突厥斯坦共和国一部分。1929 年阿拉木图被定为哈萨克共和国首都，代替以前的临时首都克孜勒——鞑鲁朵（参阅阿拉姆皮耶夫 1958 年著作）。

在哈萨克广泛开展系统的考古工作，是 1936 年开始的。当时伯恩施坦考察了七河地（伊塞克湖和巴尔喀什湖之间广大地区的习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各有一部分包括在内。这里也同苏联其它地区一样，有些考古工作是跟工农业发展的庞大计划联系在一起而抢先进行的。大规模的机械化给了田野考古工作以巨大的推动力。

在这个新共和国的广大地区，大概进行过大量田野工作，许多都是地方当局主动进行的。

在战争年代，许多大型工业从苏联欧洲部分匆忙搬到哈萨克，并且最终在这里扎根。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拥有庞大的采矿工业、石油管道、发电站、大型灌溉工程等等。近几年来，这里一些贫瘠的平原已被证明极便于发射同温层火箭。

我们所要介绍的主要区域和地点如下所述，这里的考古和经济建设工作是相互联系进行的。

中哈萨克——一片草原、沙漠；有矿藏、缺水，但是也有庞大的灌溉系统。主要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哈喇干达，这是苏联亚洲部分煤矿和铜矿最富之地，正在迅速发展。几千年以前，捷兹卡兹干的铜矿就很出名（参阅阿拉姆皮耶夫 1958 年著作和哈萨克科学院 1960 年著作）。

东哈萨克——1. 北部巴甫洛达尔地区是草原，有畜牧业和新建的重工业；2. 南部斜米巴拉丁斯克地区有轻工业，额尔齐斯河右岸支流——纳林河附近有铅矿，已经开采四千多年。这里还有新建的大型水电站和水库；3. 东哈萨克省是山区，矿产丰富。乌斯特——卡缅诺哥尔斯克正在扩建成为工业和采矿中心，有大型水电站（参阅阿拉姆皮耶夫 1958 年著作）。

北哈萨克——政治中心是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北部诸省都是草原，曾希望将此地有计划地发展为苏联“谷仓”，至今处女地的试验开发工作还远未结束，成绩也不令人鼓舞。但是要这一宏伟计划现在就下最后断语，可能还为时过早。南部是泽林诺格勒（前称阿克莫林斯克）。东北部是叶基巴斯图兹，有富饶的煤矿。西部阿克图宾斯克有冶金业，库斯坦诺有丰富的矿产如煤、铁、铬、石棉等（参阅阿拉姆皮耶夫 1958 年著作）。

西哈萨克——这里古来就是许多部落从里海到乌拉尔山的通路，现在则是居民稀少的沙漠带，比较落后。行政中心是乌拉尔斯克和里奇。最近在耶姆巴地区发现了石油，石油管道一直从奥尔斯克铺到古里耶夫。计划在这里发展农业（参阅阿拉姆皮耶夫1958年著作）。

南哈萨克和东南哈萨克——大部分地区平坦，但是西为沙漠、东为山地。部分地区已经工业化和灌溉化，人烟稠密。政治和工业中心是阿拉木图（哈萨克共和国首都），有重工业和轻工业。其它城市还有奇姆干（有重工业）和江布尔（古代怛罗斯），也是工业中心。伊犁河和楚河流域的山区有许多水电站。卡拉套山脉有丰富矿藏：铅、银、磷等（参阅阿拉姆皮也夫1958年著作）。锡尔河下流的东花拉子模，现在是哈萨克西南部，不过我想最好是同花拉子模其它地区合在一起叙述（见第五章：乌兹别克）。

1.2 石器时代

石器时代的出土物，迄今一般仅限于东哈萨克和东南哈萨克。这里大部分考古工作，都是切尔尼科夫完成的，是他领导东哈萨克考察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抢先”发掘。这支考察队首先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及其右岸支流纳林河进行了考察。新旧石器时代出土物都有，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工具数达15000件以上（参阅切尔尼科夫1951、1956、1957a、1959年著作和奥克拉德尼科夫1966年著作。关于奥克拉德尼科夫的情况请见拉里切夫1958年著作）。

上述“抢先”发掘结束于1956年，因为这时要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兴建两座大型发电站，整个地区被淹（参阅切尔尼科夫1956年著作）。在哈萨克东南部进行的考古工作，也大受限制，因为在阿拉木图以北的伊犁河上，也兴建了一座水电站，河水淹没了大片考古地区（参阅阿基舍夫1956年著作）。伊犁河考察队的领导人阿基舍夫，1954年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工具，属于公元前第4—3千纪（参阅阿基舍夫1958、1959年著作）。

苏联历史、考古学和人种学研究所（ИИАЭ）自1957年起，就在西南哈萨克进行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卡拉套山区及其附近（见地图6）。卡拉套东麓和西南麓，都有旧石器时代上下期遗迹（参阅阿尔比斯巴耶夫1959、1961、1962年著作）。此地江布尔所属彼里卡兹干和坦尼尔卡兹干，特别是靠近奇姆干以北的阿里斯坦迪河流域，有很多特别有趣的发现（参阅阿尔比斯巴耶夫1962年著作和奥克拉德尼科夫1966年著作）。那些出色的出土物据说有的可以追溯到切尔（Chellean）、阿丘尔（Acheulian）和穆斯特尔（Mousterian）时期，与亚美尼亚（萨坦尼河）、克里米亚（基伊克—科巴）、乌兹别克（特什克—塔什）和吉尔吉斯（昂—阿尔恰）的出土物相同（详见后）。卡拉套山的发掘仍在继续进行，但是这里的考古工作依旧处于早期阶段，有希望在此发现更多的遗迹。

远在哈萨克西北，也有一座公元前3千纪的遗迹发现于塞克沙岛——阿拉尔斯克附近。其中有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燧石工具和陶器（参阅维诺格拉多夫1959年著作）。中哈萨克出土的新旧石器时代遗迹，很奇怪都在萨里苏地区、摩因库姆沙漠、克孜勒—加尔和卡拉干达地区（参阅克拉普丘克1964、1965、1967年著作）。

1.3 青铜时代及以后

地区概述

迄今所见出土遗物表明,哈萨克的青铜时代(大约相当于公元前第2千纪,特别是下半年)远比其前期文化更重要。哈萨克富有铜和铅,曾经是工农业发生过划时代变革的地方(参阅马尔古兰1960年著作),这里的古代居民已不完全是原始猎人和渔民,还有很多人从事锻造金属兵器和工具,他们也从事农业和畜牧业。

安德洛诺沃文化(尽管考古学家的看法有分歧,这个名词还是能够概括相当长时期内许多地区的青铜文化)最初被认为只限于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地区(参阅札德涅普罗夫斯基1966年著作),但是许多考古发现已经表明,那是哈萨克大部分地区都有的(参阅马尔古兰1960年著作)。由此可见,这种文化西起乌拉尔河、东迄叶尼塞河,从鄂木斯克(远远超出了哈萨克的疆界)直到咸海,在花拉子模才同托尔斯托夫所谓的塔札巴基阿布文化相混合(参阅马尔古兰1960、1966年著作,又见地图4)。——关于安德洛诺沃文化请见索洛金1966年著作,关于安德洛诺沃陶器请见科马洛娃1962年著作,关于安德洛诺沃人种请见阿列克谢也夫1967年著作。

可能随着安德洛诺沃青铜文化的逐渐进化,到公元前第1千纪便被早期游牧民开创的游牧时期文化所取代(参阅伯恩施坦1957年著作)。游牧部落遗留下来的青铜器,具有图1所示早期斯基台和西伯利亚那种典型的“动物风格”(参阅格里亚兹诺夫1956、1969年著作)。

翻开地图显然可见,中亚地区乃是各种民族和文化的熔炉,就象前面所说的那样。正是南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平原大部分地区,为欧洲与中国之间各游牧民族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参阅奇连诺娃1966年著作)。数以千计的古墓可以说明哈萨克的过去,但是这些古墓惨遭浩劫,从古代到19世纪曾大量被盗(尤其是在西伯利亚),许多古墓埋葬的贵重金属被洗劫一空。所谓“挖金热”导致许多无价之宝大量销熔,有些则变成收藏家的无名珍藏,永远弄不清确切出处和性质。盗墓者的故意破坏,比千百年的荒废、战争、洪水或者地震可说更具毁灭性。

不过保存在厄尔密塔什博物馆的大量“彼得大帝藏品”,对于那些出处和年代都不清楚的古墓当年的豪华,至少也还可以提供一些印象。其中多数藏品似属公元前6—4世纪,也有一些晚至公元2世纪(见图2。参阅鲁登科1962年著作)。

许多学者都曾致力于识辨各游牧部落及其种属,但是迄今仍无一致看法。不过,古代的史家使用的不同称呼,有些可能是指同一民族,或者至少是指有关民族(参阅祖耶夫1960年著作)。西方和东方的学者都有很多记述,但是有时说得相当含糊而不肯定。例如象斯基台、塞克、乌孙、马萨格特、月氏、匈奴、“匈人”等民族,至今也还不能肯定(参阅切尔尼科夫1960b年著作和甘科夫斯基1964年著作)。我且不谈那些争论的问题,但是要指出一点,苏联学者的考古发现已经把那些争论从胡猜瞎测推进到讨论实物,从而大大增进了我们的实际知识。因此,苏联中亚成千古墓的发现,大大填补了历史记载的空缺。有了这批“大量档案”,史前史正在逐渐变为原始史甚至历史。

通常被认为是“斯基台”艺术特征的“动物风格”,也有同样的困难,并且引起过无休

无止的争论（参阅卡迪尔巴耶夫1966年著作和苏联科学院1955b年著作）。西方学者倾向于强调它有伊朗特征，苏联学者则认为，根据苏联中亚最新出土物（年代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初）判断，这种“动物风格”也可能是中亚土生土长（参阅马尔古兰1966年著作）。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或许可使我们更接近问题的解决。然而要紧的是，应当正确解释发现的东西，而不要大谈地理历史背景。

人们很可能会发生疑问：这个问题是否由于不同意识形态产生不同看法而被夸大，或者这种游牧民族艺术怎么能够发源于一个狭窄的地理界限之内。如果扩大历史展望的深度，所谓“伊朗”和“中亚”之分是不牢靠的。骑马的游牧民在中国与欧洲和远东之间来来去去，使得许多文化特征都已相似化，许多世纪以来，他们就在本族占优势的广大地区传播那些文化特征。

中 哈 萨 克

苏联历史、考古学、人种学研究所组织中哈萨克考察队（马尔古兰和卡迪尔巴耶夫、奥拉兹巴耶夫等）在中哈萨克从事发掘，是1946年开始的，以后一直继续进行了多年（参阅马尔古兰等人1966年著作和阿基舍夫1967年著作）。这支考察队的主要目的，是考察青铜时代的安德洛诺沃文化，但是也要注意此种文化的前后时期（参阅奥拉兹巴耶夫1959年著作。又见地图5：中哈萨克青铜时代）。

安德洛诺沃文化期的居室遗址，通常都包括10—40个住所（有的还更多），其形式即原始小屋，有些是在地下。墓场有一群古墓，围以巨大的花岗石板。有的墓群古墓数以百计，范围很大。这是中哈萨克安德洛诺沃文化期的特征之一。例如卡拉干达以南的伯加兹墓场就是这样（参阅马尔古兰1960年著作第23页以下有关伯沙迪尔部分）。

发现早期游牧民的较晚期古墓，大都是在卡拉干达南部和东南部广大地区（参阅卡迪尔巴耶夫1959年著作）。这些古墓年代属于公元前第1千纪下半期。除金质饰品外，还首次发现铁制品。不过这些古墓曾遭盗掘，所见金制品甚少。靠近卡纳达斯小村一古墓，内有金冠（镶以多种宝石——各种石榴石和琥珀）一顶和小腰带（用小银片组成）一条，未被盗墓人发现。这两件遗物的年代据说属于公元4—5世纪（参阅卡迪尔巴耶夫1959年著作）。

近几年来，卡迪尔巴耶夫在达斯莫拉（靠近什捷尔迪河，在巴甫洛达尔——泽林诺格勒铁路附近）墓场发掘了许多古墓，出土物大都属于公元前7—3世纪，有很大价值：不仅发现许多青铜质、金质、骨质和铁质饰品，而且这些发现提供了中哈萨克古物具有“斯基台型”动物风格的最古（约为公元前7世纪）证据（参阅卡迪尔巴耶夫1966年著作）。

东 哈 萨 克

除“抢先”发掘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以外（参阅切尔尼科夫1956—1959年著作和马克辛莫娃1959年著作），切尔尼科夫还领导另一支考察队，在发掘艺术品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果，尤其是在斋桑湖以南奇里克丁河谷（参阅切尔尼科夫1960a年著作）。五号古墓（所谓“金墓”）所出金制品数以百计，其中便有具有早期斯基台和西伯利亚典型“动物风格”的小雕刻品（见图3）。引人注目的是一件箭鞘，内有青铜箭矢，箭鞘上有金质雄鹿，乃是公元前7世纪或6世纪初遗物（见图4）。

还有一把铁刀，是铁器时代的前驱，反映了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据说这一地区从青铜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是在公元前5—4世纪（参阅切尔尼科夫1964、1965年著作）。

最近在哈萨克极东北进行的发掘，范围包括布赫达尔马河及其邻近地区（在哈萨克境外）。有些属于早期游牧民族的古墓，内有青铜制品、宝石和陶器，年代当在公元前第1千纪中期（参阅索洛金1963—1967年著作）。关于岩画和巨型疑似石塚请见本章第4节。

北 哈 萨 克

在1954—1956年期间，阿基舍夫领导的考察队足迹曾遍及波罗沃耶、科克切达夫、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和阿克摩林斯克（泽林诺格勒）。发现的古墓主要属于安德洛诺沃型，内有大量陶器、少量青铜工具和极少数带有金配件的青铜饰物（参阅奥拉兹巴耶夫1958年著作和阿基舍夫1959a年著作）。

阿格耶娃在巴甫洛达尔（1955年）发掘的古墓，大部分也都属于青铜时代，尽管有些古墓是早期和后期游牧民的古墓（参阅阿格耶娃和马克辛莫娃1959年著作）。她在巴甫洛达尔以北发掘的一座游牧民古墓，内有很有价值的遗物：一条别具风格的金属鱼，通身都有传统的奇异装饰^①。

1955年苏联历史、考古学和人种学研究所在哈萨克西北部的“抢先”发掘（参阅索洛金1958年著作），是在阿克丘宾斯克地区进行的，不过这一次不是由于要修水坝淹没整个地区，而是由于庞大的农业计划的推行迫在眉睫：要把所谓“处女地”改变为农田。他们发掘的大都是古墓（其中包括达斯梯—布达克古墓^②），年代属于安德洛诺沃期（公元前第2千纪下半期）到萨尔马特期（公元2—4世纪）（参阅索洛金1962年著作）。

西 哈 萨 克

有两支考察队（一支是萨拉托夫大学在1948—1952年组织的，由锡尼真领导；另一支由森尼戈娃领导的）曾在新卡赞加或赞加雷地区、哈萨克极西部和里海以北进行过考察（参阅锡尼真1956年著作和森尼戈娃1956年著作）。他们在这些多沙的草原和湖泊地带（这里的地形自古以来从未改变）发掘的古墓，对于4000多年住在这里的民族，提供了一幅连续不断的画面，出土物计有新石器时代燧石、青铜时代制品、铁器时代武器等等，还有大量陶器。

另外一支由历史、考古学和人种学研究所组织的考察队，曾在1958年考察厄姆巴河地区（参阅库兹明娜1961年著作）。此一地区可以视为欧亚边界，是由多沙的草原和众多的湖泊（厄姆巴河下游）所构成。从新石器时代起，这里就有人居住。但是，关于这里的古代民族却无文献记载。直到最近以前，这块地方还处于经济方面很原始的阶段，不过现在正在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规模油田的开发（见本章总说）。

南哈萨克和东南哈萨克（不包括东花拉子模）^③

伯恩施坦的声誉是同他自1936年以来在七河地考古紧密相连的，他所考察的地区主

①自新石器时代起，中亚和西伯利亚多见鱼像，常有宗教含义，至今尚有关于鱼的忌讳习惯残存。

②C—14测定年代是公元前1229年±80（参阅札德涅普洛夫斯基1966年著作）。

③关于锡尔河三角洲南部古迹，见第五章：花拉子模。